

新质生产力适配导向下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杨英歌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6)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依托科技创新为动力来实现生产要素重构与产业提质升级的, 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教师数字素养是打通职教数字化改革、衔接产业数字化落地的关键要素。从社会空间理论与数字共同体建设思路出发, 从理念认知、实践应用、协同发展三个维度系统、有层次地界定职校教师数字素养内涵, 厘清动态迭代、深度融合、精准适配、系统协同四项基本特征。当前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建设仍受思想认知偏差、能力结构失衡、培育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制约, 普遍存在工具化教学思维固化、高阶产业适配能力欠缺、培训与考核机制落地不畅等问题。对此从理念引导、分层能力培育、培育体系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四个方面完善提升路径: 以观念引导转变传统育人认知, 按教师群体差异实施分类培养补齐能力短板, 优化课程内容及培训模式、健全数字素养认证考评制度, 依托校企合作、区域校际帮扶与四链联动搭建协同培育生态, 推动教师数字素养建设贴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实际, 助力职业教育更好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职业院校; 教师数字素养; 产教融合; 四链协同

DOI: <https://doi.org/10.65196/04ayqd55>

引言

新质生产力以前沿技术革新带动全产业链变革, 不断催生新业态、新岗位, 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提出全新要求。近些年国家相继出台《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方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4年)》等政策文件, 明确职业教育要立足产业发展动态调整办学方向, 对接新质生产力人才需求; 教育部出台《教师数字素养》标准, 从制度层面划定教师数字化能力建设基本准则。

伴随职业教育数字化与类型化改革同步推进, 教师数字素养早已跳出软件操作的浅层范畴, 成为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 化解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脱节问题的重要抓手^[1]。从各地办学实际来看, 不少职业院校在师资数字素养培育上仍存在落地难题, 教师思想认识、综合能力、配套培养机制难以跟上产业迭代节奏^[2]。本文结合一线职教办学现状, 依托现有理论成果, 梳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的内在要义, 立足现实办学痛点剖析现存阻碍, 提出落地可行的提升举措, 为各地职业院校师资数字化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一、新质生产力适配导向下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核心内涵

(一) 三位一体的素养架构体系

1 理念认知维度: 数字素养的思想基础

理念认知维度要解决的是一个前提性问题: 教师如何看待数字化与自身职业的关系, 决定了其素养提升的方向。现有研究多将数字化定位为“教学工具”^[3], 这一判断抓住了技术应用的显性层面, 但忽略了更深层的矛盾——当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仍然按照传统产业逻辑组织时, 单纯的工具升级并不必然带来育人效果的改进。应将“科教产教协同发展”作为数字素养的认识论基础, 将数字化从工具层面提升到办学逻辑层面^[4]。循此思路, 理念认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数字技术, 而在于是否以新质生产力的用人标准倒逼教学目标的重新设定。

2 实践应用维度: 数字素养的核心载体

实践应用维度触及的核心矛盾是: 职业院校教师的“双师”身份往往停留在证书层面, 而在

基金项目: 2024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JYB008); 2026年度校级科研团队项目(XSTD202601)。

作者简介: 杨英歌(1982-), 女,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真实的教学与产业互动中难以落地。调研显示,不少持有“双师”资格的教师上一次进入企业生产一线已是数年前,对企业当前使用的智能生产系统、数据工具缺乏直接经验。这意味着,实践应用能力的关键不在于“参与”本身,而在于参与能否形成“技术体验、教学转化、效果验证”的完整链路。以智能制造专业为例,教师在企业的实践如果仅止于参观或短期培训,回到课堂后很难将产业案例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任务;而深度嵌入企业研发项目的教师,其带回的不仅是新技术操作技能,更是对产业需求逻辑的体认,这种体认才能支撑教学内容的实质性更新^[5]。

3 协同发展维度:数字素养的延伸拓展

协同发展涉及一个被政策话语反复强调但实践中进展缓慢的问题:院校、行业、企业之间的资源壁垒为何难以打破?制度层面给出了分析框架^[6],但来自一线教师的反馈揭示了更具体的障碍——校企之间的数据共享涉及商业机密边界,企业的技术骨干参与教研缺乏制度性的时间保障和激励安排,不同来源的产业数据在格式和标准上并不兼容。这些“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提示我们,教师的协同能力不能仅被理解为个人层面的沟通协调技巧,更需要识别和突破制度性障碍的能力。换句话说,教师在协同中的角色不是被动的“中间人”,而是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之间寻找可操作接口的主动建构者。哪些资源可以优先打通、哪些合作模式在当前条件下可行,这些判断本身就是数字素养在协同维度上的具体体现。

(二) 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四项本质特征

1 动态迭代性

动态迭代性指向一个职业教育领域的真问题:不少教师在入职5-8年后,其知识结构基本凝固在入职初期的产业技术水平上^[7]。这并非教师个体层面的懈怠,而是现行教师培训体系以“达标”为导向,缺乏持续更新的制度激励。动态迭代性不能仅作为对教师个人的抽象要求,而需要在制度层面设计触发迭代的节点,只有在“实践触发、反思提炼、教学优化、再实践检验”的闭环机制中,迭代才不至于沦为一句口号。

2 深度融合性

新质生产力跨领域融合的特点,要求数字化不能孤立存在,要深度嵌入课程建设、科研转化、企业服务、资源调配各个环节。教师主动将行业最新技术规范、生产标准转化为教学内容,打通数据、技术、产业、教学的关联通道,实现数字技术和职业教育全场景融合落地^[8]。

3 精准适配性

精准适配体现在专业、学生、产业三个层面。针对不同专业数字化应用差异定制课程方案;依托数字化手段结合学生学习基础开展分层教学;紧跟地方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调整授课内容,缩小人才培养和企业实际用工之间的差距。

4 系统协同性

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多主体协同配合,对应教师需要具备多方协作能力。在校内联动各专业教研室,在校外对接企业、行业协会与科研机构,统筹各类教学、数据、科创资源,做好四链衔接的中间纽带^[9]。

二、新质生产力适配导向下职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现实困境

(一) 理念认知困境:认知存在偏差,主动提升意愿不足

1 工具化认知普遍存在

工具化认知在当前职业院校教师群体中仍较为普遍。一些从教多年的教师将数字化等同于多媒体课件制作或线上教学软件的使用,其教学设计本质上仍遵循传统技能传授的逻辑。这种认知窄化带来的后果是:数字技术被叠加在教学流程之上,而非嵌入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核。当数字化止步于工具层面时,它在“四链”融合中的粘合作用、在供需适配中的信号功能、在提质增效中的杠杆效应均无从发挥。归根结底,工具化认知遮蔽了一个关键问题——数字素养的提升不是教学手段的增补,而是育人逻辑的更新。

2 对新质生产力理解浮于表面

部分教师将数字素养提升等同于参加技术培训、掌握新软件操作,未能把握新质生产力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深层变革要求^[10]。当数字素养被窄化为技能补课,它便失去了作为要素优化配置枢纽和供需矛盾化解抓手的战略定位。由此产生的困境是:培训参加了不少,但教学行为并未发生

实质性改变，数字素养提升陷入“学而不用、用而不深”的低效循环。缺乏对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的把握，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就难以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建构。

3 畏难情绪与功利思想并存

有些教师因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学习成本高、操作复杂等因素，对数字化教学、智能化实训产生畏难情绪与抵触心理，缺乏主动学习与提升的意愿。部分教师过分看重短期投入产出比，认为数字化教学研究、智能技术应用等工作耗时费力且成效不明显，导致数字化意识与技术应用、科研创新递进关系断裂，难以形成主动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能力结构困境：能力发展不均衡，群体差距突出

1 能力层级失衡

多数教师能够熟练完成基础线上教学，但在科研落地、实训场景开发、产业资源整合等高阶能力上缺口明显，产业需求研判等顶层适配能力更为薄弱

2 群体分化问题突出

青年教师上手数字软件速度快，但缺少企业一线实操经历；老教师行业经验丰富，但数字化操作学习较慢。工科、信息技术类教师数字水平整体优于文科、艺术类教师；东部城市院校师资培育资源充足，中西部县域职校软硬件资源匮乏，区域数字鸿沟客观存在。

（三）培育体系困境：培养机制不完善，培训实效性偏弱

1 培训课程设置不合理

现有培训内容大多集中在软件基础操作，数字育人理念、数字伦理、产教课程开发等内容占比偏低，课程更新滞后于产业新技术、新标准。

2 培训方式老旧粗放

多数院校依旧采用集中线下授课模式，不分专业、不分年龄统一授课，无法兼顾教师个性化需求；培训偏重理论讲授，缺少企业实景实操，参训教师很难学以致用。

3 考核认证机制缺位

多数院校没有建立系统化数字素养考评标准，考核只关注基础软件使用情况，高阶能力难以量化考评。

三、新质生产力适配导向下职校教师数字素养系统化提升路径

（一）理念重塑：多措并举转变传统育人认知

理念重塑需要从认知纠偏和体验转化两端同时发力。认知层面，可依托定期专题研学，邀请职教专家与企业技术骨干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数字化育人开展分享，重点结合本地产业转型实例，纠正工具化认知。体验层面，建设数字化体验实训场地的作用不在于设备展示，而在于让教师在虚拟实训和智能生产项目中获得直接的具身体验。在此基础上，定期的数字化教学评比与产教融合案例评选可以发挥杠杆效应：评比的价值在于产生可供同行参照的校内样本，配套的激励政策则为主动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能力进阶：分层分类补齐综合能力短板

能力进阶不宜追求全面铺开，而应聚焦制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短板精准发力。科研成果课程转化与产业需求调研研判是当前较为突出的薄弱环节，可开设专项学习班，聘请企业工程师入校进行实操教学，以技能比拼实现以练促学。在分层培养上，教师群体的异质性决定了培养路径必须有所区分：青年教师的企业顶岗锻炼应侧重于让教师带着教学问题进入企业，将产业经验转化为课程资源，而非满足于完成时长要求；中老年教师的数字技能辅导宜采用小班化、渐进式推进，从一门课程逐步推开。

（三）体系优化：健全课程、培训与考评保障制度

按照理念、基础、高阶、适配、伦理划分课程模块，将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新要素、新规范、新标准、新案例融入课程内容，实现课程内容与产业技术前沿、四链协同要求、供需适配目标的精准对接。创新场景化实操、项目式学习等多元化培训方式，提升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深化校企联合培训，与行业企业共建教师培训基地，实现理论教学与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将教师数

字素养分解为理念认知、基础操作、高阶融合、核心适配、价值责任等维度，每个维度拆解为具体、可评估的指标，实现对教师数字素养的精准诊断与动态跟踪。

（四）协同赋能：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共生生态

深化校企落地合作，鼓励校企双方联合开展数字教学研究、智能技术研发、四链融合项目、供需对接项目，推动企业技术成果向教学内容转化、院校教学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实现校企互利共赢。建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职业院校与农村职业院校的对口支援机制，组织数字素养提升成效显著的院校为薄弱院校提供师资、资源、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缩小区域、校际间的数字素养差距，促进教师数字素养的均衡发展。联动行业协会跟踪产业岗位变化，及时向教师推送行业动态，引导教师依据产业变化反向优化专业与课程，实现人才培养贴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11]。

新质生产力驱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倒逼职业教育加快师资数字化能力建设。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职业教育优化人才供给、培育新型数字技能人才的关键举措。立足产业变革与院校办学实际，厘清新质生产力导向下教师数字素养的完整内涵，针对认知、能力、培育体系现存问题，搭建“理念重塑、分层培优、制度优化、多方协同”四位一体提升路径。通过系统性改革破解当前师资培育难题，持续缩小人才培养与产业用工的供需差距，助力职业教育源源不断输出适配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以优质职教资源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郭福春, 许嘉扬.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实践进路[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 (01): 105-112.
- [2] 欧阳波仪, 朱丹, 马焕灵. 职业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向路[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 (31): 6-14.
- [3] 翁智兵, 田苗.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实践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4 (18): 102-106.
- [4] 周刘波, 张梦瑶, 张成豪.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培育: 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 (10): 98-105.
- [5] 黄俊亮.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时代诉求、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 当代教育论坛, 2024 (5): 117-124.
- [6] 王永钊, 程扬, 李丽军. 数智时代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的丰富内涵、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教育与职业, 2023 (09): 87-90.
- [7] 时小燕.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人工智能 + 职业教育”发展探索[J]. 教育与职业, 2025 (10): 55-61.
- [8] 徐政, 邱世琛. 新质生产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J]. 江苏高教, 2025 (04): 62-69.
- [9] 王瑜, 冼秋燕. 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空间挑战与实践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5 (13): 105-112.
- [10] 胡澎, 雷宏振, 许世杰. 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 价值旨归与困阻纾解[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 (21): 39-50.
- [11] 徐俊生, 邓旭升. 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 内涵解读、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 (19): 21-27.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Oriented to Adap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YANG Yingge

(Xuzhou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Xuzhou, Jiangsu 221006,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tructure production factors and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s the main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skilled talents, vocational education depends o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to connect digital education reform and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Based on social space theory and digital community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Ought-to-be, Difficult-to-do, Can-do". It defines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cognit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value responsibility, summarizes four features and three levels of competence. At present,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s hindered by biased cognition, unbalanced ability and imperfect training system, such as instrumental teaching thought, insufficient advanced adaptive capacity and defec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updating educational ideas, carrying out categorized training, optimizing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system throug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cross-regional support, so as to matc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facilita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ed by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our-chain integration